

天下霸唱◎著

谜踪之国

MIZONG
ZHIGUO

考古工作者的诡异经历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霸唱◎著

谜踪之国

MIZONO
ZHIGUO

● 神农天阝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踪之国. 3, 神农天阕/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96-3412-8

I. 谜…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2259 号

谜踪之国Ⅲ神农天阕

天下霸唱/著

出版人: 唐伽
责任编辑: 岑杰
装帧设计: 宋晓亮

策 划: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特邀编辑: 黄嘉锋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3412-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无中生有

- 第一话 吞蛇碑 3
第二话 根源 7
第三话 照片 12
第四话 魔窟 16
第五话 虫洞 21
第六话 墙壁里的躯壳 27
第七话 恐怖生物 32
第八话 费城实验 36
第九话 承压层 40

第二卷 大神农架

- 第一话 长途列车 49
第二话 秘境 54
第三话 林场怪谈 59
第四话 交换 64
第五话 瞭望塔 69
第六话 深山鬼屋 74
第七话 采药的人 80
第八话 地窖 84



第九话 探洞 88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

第一话 双胆式军炮库 95

第二话 塔宁夫探险队 100

第三话 潘多拉的盒子 105

第四话 史前孑遗 110

第五话 微观世界 115

第六话 围捕 120

第七话 眩晕 125

第八话 北纬30度地带 130

第九话 地心掠食者 135

第四卷 阴峪海

第一话 魔盒 143

第二话 骷髅 147

第三话 照幽 152

第四话 楚戟 157

第五话 天在地中 161

第六话 遗骸 166

第七话 狐疑 170

第八话 暗号 175

第九话 箱中女仙 179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 30 度

- 第一话 怪圈 185
第二话 携灵 190
第三话 海森堡不确定原理 194
第四话 阴源 199
第五话 水体 204
第六话 Z-615 209
第七话 比深海更深的绝望 214
第八话 打火机 219
第九话 退化 224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

- 第一话 不死之泉 231
第二话 洞比山大 236
第三话 乘虚不坠 240
第四话 大海波痕 244
第五话 重复经过 248
第六话 化石走廊 252
第七话 深渊通道 257
第八话 禹王古碑 261
第九话 地下肉芝 265



第一卷

无中生有





第一话

吞蛇碑

司马灰认为考古队在地底发现的巨大青铜器，藏于地下数千年，并未因氧化而生出铜蚀，可能是在铜中混入了陨石里的金属成分。而观其形，正是古人造于涂山的禹王鼎，因为鼎身上铸有“山海之图”。那些神秘的图形与符号，涉及了远古时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泽、沙漠、湿地，以及海外山川巨变，矿物、植物分布，飞禽走兽的迁徙和灭绝、变异与演化等诸多信息。

其中有一尊巨鼎，遍铸地下魑魅魍魉之形，以时间和地层深度为序，依次记载着四极以下的地形地貌，乃至各种矿藏和古怪生物。最底层则是一个无底深渊般的黑洞，里面还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半隐半现，不知究竟为何物。这个黑洞的位置与特征，都与考古队想要寻找的神庙十分相像。

每一处图形旁边都有虫鱼古篆进行注释，司马灰加以辨认，应该是“夏朝龙印”。他对此无能为力，半个古篆也认不出来，只不过“禹王鼎”是相物古术的根源，司马灰听闻已久，所以不算困难就推测出了这几尊巨鼎的来历。据说秦代的地理古籍《山海经》，就是根据古鼎上的山海图所著，但内容已失真。

司马灰说得完全合乎逻辑，想来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身边的胜香邻也不免暗自惊叹。以往帝王诸侯的陵寝中，最重要的殉葬器物就是铜鼎。鼎为国之重器，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殉以九鼎，以此代表九州。如果寻根溯源，还数禹王涂山铸鼎为祖，因此禹王鼎又称鼎母。鼎上契刻的山海图，更是涵盖天地之秘，历史上对禹王鼎下落的记载十分模糊，想不到竟会出现在这座地下古城之中。

罗大舌头焦躁地说：“我看这几尊大铜鼎里又没地图，对咱考古队没什么意义，趁早别在它身上浪费时间了。”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你小子一肚子草包。以前总听宋地球说什么‘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越王剑、秦王镜’之类的国宝，可要放在这九尊青铜巨鼎面前，却都是重子重孙不值得一提。如今实属旷世难逢的机缘，这是咱们从大沙坂进入地下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了。”他又问胜香邻能不能把鼎身上的图案临摹下来。可这些记载着地底秘密的古老图形，神秘而又复杂，就算是找来一队人分头描样，怕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工的。但现在的四个人里，只有胜香邻掌握这门技术，其余三个人即使照着葫芦也画不成瓢，帮不上什么忙。

胜香邻说：“壁画才需要描样临摹，而大鼎上铸刻的图案可以直接拓下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她说着话就从背包里取出拓本，将古鼎上的图形逐片拓下，又编上记号注明位置。

司马灰等人全是外行，根本插不上手，只能在旁抽烟等候，合计着接下来如何到山腹中的地宫里进行侦察。

通讯班长刘江河在旁负责戒备。他有些好奇地问司马灰：“司马首长，你刚才说这几尊铜鼎对考古队意义重大，它对咱们究竟能有什么用处？”

罗大舌头说：“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意义？典型的封建迷信思想回潮，难道修正主义的错误工作路线还要在考古队里旧调重弹？”

司马灰脑中也没什么头绪，无心再与罗大舌头胡扯，只能说考古队和绿色坟墓组织想要寻找的目标，现在已是完全相同，也就是一个接近地心的未知区域，赵老憋称其为神庙。它可能是因为地幔能量高度集中，塌陷而成的一个黑洞。这个黑洞的具体位置和里面存在的秘密，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极限。

考古队现在唯一找到的确切线索，就是这座地下古城和禹王鼎上的山海图。但由于无法解读出夏朝古篆，单凭那些神秘诡异的图形，很难洞悉其中的真相。绿色坟墓组织中的物探工程师田克强，也就是那个代号为“86号房间”的特务，他常年潜伏在新疆戈壁，窥视着罗布泊望远镜。这说明地底一定存在某种东西，它直接威胁到了该组织的目标。或许这些秘密就在禹王鼎里，考古队要想前往接近地心的黑洞，就必须想办法破解这个谜团。

这地底沙海的尽头，是一座环绕火山窟而建的古城，山腹里藏有地宫。夏代古篆和青铜大鼎，都直接印证了它是从黄河流域远迁而来，那时



候人烟少、野兽多、山崩海怒，自然环境非常残酷，四方都有穴地而居之人。而铜鼎的存在，则说明洪荒时代已经结束，这座城墟应该是夏商王朝的后裔所留，所以考古队要继续搜寻地宫，希望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这时胜香邻已拓下图案，整理好了，装进背包，只留下一张递给司马灰看。司马灰发现禹王鼎的山海图中，竟然也记载了极渊的信息。

司马灰见那些图形都是地下波涛汹涌的深海，其中不乏“连城之鲸、万丈之蛟”。相传禹王涉九州、探四极，详细度量大地山川的形势，才凿开龙门导河入海。具体是东海还是南海，则已无从考证，仅知道洪水灌注之海被称为禹墟。也许这个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就是禹墟，不过这些事没有证据，只是凭空揣测而已。

司马灰知道这些图片不同寻常，就让胜香邻将其妥善收好备用，然后命众人起身离开，返回那座地宫的边缘。在与古城石门对应的方位，有一个墓道般的洞口，既高且阔，往里看甚是沉寂阴冷，且与戈壁火洲中的酷热截然不同。

考古队打开安装在 Pith Helmet 上的矿灯，缓步走向深处，隧道里空无一物，两侧的洞室里也同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司马灰感到这里气氛不太对劲，提醒众人多加小心，谁也不要冒进。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中又开始有些发憷：“这地方实在太静了，好像连半个活人也没有。”

罗大舌头冷笑道：“这里要突然冒出个活人来，那才真是见着鬼了。奇怪的是连具死尸也没有……”

这时司马灰的矿灯光束照到墙边，那里恰好躺着一具死尸。只见那尸体头颅奇大，仿佛水肿一般，竟大过常人一倍有余，显得枯僵的脸部和脖颈很是细小，有说不出的怪异恐怖。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理准备不足，看到那具尸体死状奇怪，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惊道：“死人！”

司马灰借着矿灯看到深处还有不少尸体，也不禁吃惊，就捂住刘江河的嘴，低声道：“你给我小点声，万一惊动起几位，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又在危言耸听，把通讯班长刘江河吓得脸都绿了，她听着也有些心慌，就嗔怪道：“司马灰，你别总吓唬人行不行？”

司马灰对胜香邻说：“我可真不是吓唬你们。这些年我看过的死人多了，却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尸体。”

胜香邻点头道：“大伙务必谨慎些，千万不要轻易触碰这些死尸。”

于是众人小心翼翼地地上前察看，凭那些尸体的衣服和随身装备，就知道这是1958年失踪的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没想到他们也找到了这座古城，并在此遇难身亡。

罗大舌头挨个数了数，一共二十二具尸体。考察队的成员全死在这了，包括照片中的那个“鬼影”。

这些考察队员死状诡异，距离尸体不远处，有一块古老斑斓的石碑倚墙矗立，约一人多高，形似人脸，可仅具轮廓，并没有刻出面目，只在底部雕着一张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倒吞一条怪蛇。

司马灰用矿灯照视地宫中的“吞蛇碑”，暗觉脊背发凉。似乎是考察队在接触这块石碑的时候，突然间遭遇了不测，竟未能走脱一个。但1958年的这件事事关重大，司马灰虽知这附近必有凶险，也不敢草率了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他嘱咐其余三人，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谁都不准擅自接近地宫中的“吞蛇碑”。

众人逐一搜索尸体身上的口袋和背包，找到了一些地图和照片，以及笔记和密码本之类的物品。司马灰按照照片挨个比对尸体的身份，但死尸已经枯僵，面部五官很难辨认。这时听身后有些声响，司马灰额上青筋直跳，心想：“刚说过不要接近那座古怪的吞蛇碑，怎么一转过头去就忘了？”

司马灰一抬头，就发觉考古队的其余三个成员都在身前。他心中猛然一沉，感觉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后边的是谁？”

他大着胆子回过头去，同时将矿灯光束投向身后，可灯光所及之处，除了那块石碑，空无一物。司马灰心说：“难不成这古碑年深岁久，成了气候？”



第二话

根 源

司马灰见墙下的吞蛇碑沉寂无声，没有任何异状，也不知刚才古怪的声响来自哪里。但他每次看到那块石碑，便全身寒毛发乍。他暗想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就壮了壮胆子，按住矿灯凑到近处仔细打量。

这块吞蛇碑斑斓古朴，形状奇异，说它是座石碑，只是考古队根据其外形做出的称呼，没人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碑体上面的轮廓看上去像是人脸，但没有面目，只在底部有怪嘴吞蛇，显得甚是诡异残忍。

司马灰忽然想起旧时有部驱蛇书，俗称伏蛇咒，多为历代乞丐首领所持，只要展卷一读，群蛇不分巨细，都来听命。乞丐便挑拣其中粗大之蛇剥皮烹煮，做羹果腹，但只有在荒年讨不来饭的时候才敢使用，否则就犯了忌讳。这座古碑是否也能聚蛇？可这地宫里除了考察队留下的二十二具尸体外，并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存在的迹象。

这时胜香邻告诉司马灰，考察队的尸体虽未腐坏，但脑颅变形，面部枯化严重，很难与照片上的容貌对比，这需要专业的技术鉴定。

司马灰心想，考察队全部二十二具尸体都在这儿，说明照片里的摄影鬼影，确实是偶然的光学折射形成，也许是我们先前太多心了。如今发现了联合考察队的遇难地点，又从尸体身上找到了很多图纸和密码本，收获已经不少，还是尽快离开此地为妙。于是他让众人收拢死尸，用“205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拍下照片作为记录，然后转身撤离。

众人按原路往回走，可感觉越走越不对劲，地宫里四面都有隧道，中部是有“吞蛇碑”的正殿，每条隧道两边依次藏有数间洞室。进来的时候估测隧道长度在两三百米左右，但走到尽头的时候，却没有找到洞口，只有冰冷坚厚的石壁。

罗大舌头茫然道：“咱们这是到哪儿了，怎么跑到死路上来了？”

胜香邻看了看罗盘上的指针，奇道：“方位没错，不应该迷路……”

司马灰心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座地宫里果然有些古怪，莫非是地底暗藏机括，能将进来的人活活困死？不过司马灰懂得销器变化，并不将此事放在眼内，告诉众人道：“据我看，这鬼地方算不得什么。除非是三岁顽童，只要稍知相生相克之理，如踏平地一般。”说罢上前摸索石壁，可随即发现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坚硬的凝灰岩砌合紧密，少说也有七八米厚，里面都是实心的，并不存在机括，即使用大量的定向炸药，也未必能将它破坏。

通讯班长刘江河担心地说：“首长，这地底古城里肯定是闹鬼了，那些考察队的死人不想让咱们离开。”

司马灰说：“别他娘的自己吓唬自己，我看这事多半与地宫里的吞蛇碑有关。现在已经走不脱了，咱们只能再回去找到那座古怪的石碑。”

考古队正要掉头往回走，忽听隧道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接触到墙壁发出窸窸窣窣的怪异声响。好像是许多节肢类动物，听声音越来越远，而且来势汹涌如潮，实是难计其数。

众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地宫深处究竟出现了什么，但见来者不善，“PPS 冲锋枪”未必抵挡得住，大家只得退向旁边的洞室，又合力推动圆形石门，将与隧道连接的洞口彻底隔绝。

司马灰贴在石门上听了一阵，隐约听到这些古怪的声音都被挡在了外边，这才松了口气。刚一转身，他发现其余三人都倚着石壁怔住了，好像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司马灰心想，这洞室内能有什么？他抬眼一看，也是吃惊不小，原来洞室墙下，无声无息地坐着一个人。

那人形容枯槁，一脸的皱纹，满头全是白发，两眼如电，他也在盯着司马灰等人看，其装束与死在地底的考察队完全一样。

司马灰转念之间，就已分辨出此人不是绿色坟墓的首脑。因为绿色坟墓就像一个幽灵或行尸，那种阴森诡异的死亡气息很难掩盖。可考察队的二十二具尸体不是都在地宫里吗，这老白毛会是什么人？

那老白毛盯着司马灰等人打量了一阵，忽然冷冷地开口问道：“你们……是来找我的？”

司马灰不答，反问道：“你是 1958 年罗布泊望远镜考察队的成员？”

老白毛“哼”了一声，说道：“后生，这可是国家机密。谁是你们领



导？我要直接跟你们领导讲话。”

司马灰等人面面相觑，都觉得此人身上有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地宫中？难道遇上了考察队中一名成员的幽灵？另外，照片上好像没有这个人，莫非他就是那个鬼影？

司马灰感觉情况不明，想先探探虚实，他吩咐通讯班长刘江河守住石门，提防密室里会有变故发生，然后对那老白毛说：“我就是队伍里打头的。我跟主席合过影，还跟总理握过手……”

罗大舌头插嘴道：“这事我可以作证。司马灰这小子确实跟主席合过影，可那是缅甸的主席，跟他握手的是老挝总理。”

那老白毛听了更加疑惑，又问道：“这么说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了？”

司马灰见其态度不好，就没好气地说：“看你这倒霉模样，肯定是位专家。”

老白毛点头道：“一般俗人都这么称呼我，我听着也习惯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滑，说来说去净兜圈子，这么下去几时才有结果？她就对那白毛专家直言相告，将考古队深入大沙坂，穿越地槽和煤炭森林，找到“地底观测站”，接下来摆脱了“86号房间”的跟踪，又从“时间匣子”中逃脱，最终抵达沙海古城的经过，拣紧要的说了一遍，希望能够取得对方信任。

司马灰心想，这“白毛专家”来历不明，怎么轻易把考古队的事情全告诉他了？可转念一想，考古队现在走进了死路，这些情况也没必要再保密了，因此并未加以阻拦，而在一旁静观其变，看对方究竟会说什么。

白毛专家听得将信将疑，他好像是在猜测胜香邻说的是真是假，沉思了一阵，才承认自己是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的成员之一。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此，以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来非同小可，而且都与这山腹里的“吞蛇碑”有关。

他告诉司马灰等人：“关于罗布泊望远镜、失踪的苏联潜水艇，乃至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秘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了解，起码也知道个七八成，但这些事盘根错节，只能从最开始说起，也就是天地构造之时。”

自1543年开始，波兰天体物理学家哥白尼就提出了“日心说”，从此天体演化的讨论被归入了科学范畴，逐渐形成了“星云说”、“遭遇说”等诸多流派。但事实上，所有关于天地起源的学说，到现在为止仍停留在

假设阶段，全都无法证明。

苏联科学家在罗布泊望远镜中采集到的岩心样本，其中含有矿物质“锆”。根据它的年龄来推测，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至少已经存在了四十六亿年。当时在地底发生了陨冰爆炸，才使这个距离地表一万米的深渊中出现了氧气和水。

然而早在四千多年以前，那个洪荒泛滥的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空洞。禹王凿开黄河流域的龙门山洞窟，将洪水引注大泽，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禹墟”，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极渊。相传有十万阴兵在地底开凿暗河，才把洪水从龙门山导入禹墟。古人勘测地理的精准程度，以及工程的宏大与难度，即使放在今天也难以想象，只能归结为有鬼神相助。其实是因为年代久远，古书上的真实记载少之又少，许多方法都已经失传了。

司马灰越听越奇，这白毛专家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可是他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这些秘密或许在地底古城里有所存留，但夏朝古篆在宋代以后就已经无人能解读，这老家伙究竟是个活人……还是照片中的鬼影显身？

这时，那白毛专家又神秘兮兮地对众人说道：“夏朝古篆出现的年代比甲骨文还要早，因为内容古奥，存世不多，并且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彻底失传了。但绝非夸口，当今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懂，所以我才能破解这些惊世之谜。至于其中的原因，你们现在不要追问，先听老朽把话说完。”

历史上有个禹王锁蛟的传说，相传夏代有古妖，形若猿猴，金目雪牙，名为巫支祁。禹王在疏通淮河的时候，将巫支祁锁于深不见底的淮井中，也有人认为巫支祁为大蛇，所以才有锁蛟之说。

事实上，当时淮水边有个尊蛇为神的古国，其人穴地而居，不识火性，屡次掘开河道导致洪荒泛滥，在被夏王朝降伏后，就充为奴隶发往此地，在这里挖掘鬼渠。由于合理利用了蕴藏在地壳下的原生洞窟群，才使这条暗河蜿蜒数千里，又埋下诸多重器镇河，禹王铜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失落到了地底。后来黄河里的大量淤泥沉陷，填塞了龙门山下的暗河，直到千年之后，才逐渐有鬼奴从地底逃出，遁入西域大漠，成为了吐火罗人的祖先。又有一脉分支在秦汉之际迁至缅甸，即是神秘消亡于地底的灭火国。



胜香邻听这白毛专家对几千年前的古老历史了如指掌，所知所识远超寻常，不由得又惊又奇，想不出对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也在旁听得两眼发直。

只有司马灰心中越发怀疑。他不想再听这白毛专家大放厥词，在没有辨明对方身份之前，这些鬼话谁敢相信？

司马灰拿出考察队的照片，借着电石灯对那白毛专家反复打量。这照片中没有一个人的相貌与其相似。即使对方是个死去多年的亡灵，他也绝不会是 1958 年那支联合考察队里的成员。

罗大舌头埋怨司马灰说：“你这人就是太多疑了。谁都不愿意相信，可那照片里不是还有个模糊不清的摄影鬼影吗？你又怎么确认第二十二个人不是这位老同志？”

司马灰说：“照片中鬼影的脸部虽然无从辨认，不过我能确定那是个俄国人。而咱们在地宫里遇到的这位白毛专家，却根本不在考察队的照片上。”